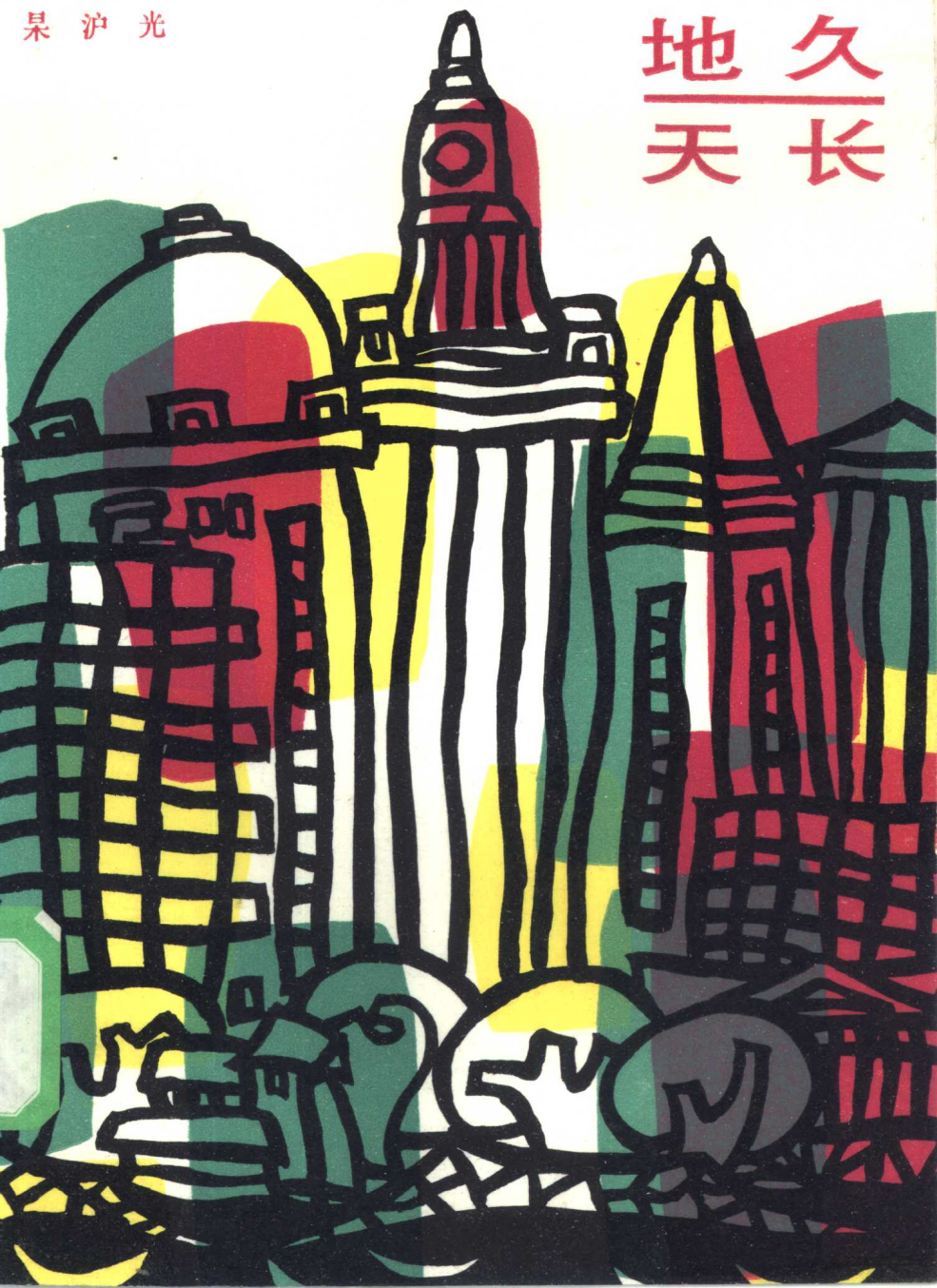


杲 沪 光

地 久

天 长



杲 沪 光
山东文艺出版社

[247.5
197

地 久

天 长



地久天长

杲 沪 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6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800

书号 10331·184 定价 1.10 元

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已经经历、
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本书所描写
的这类事件的青年朋友们！

Nov 15/25
19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当代青年工人爱情生活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上海黄浦江畔。小说的男主人赵欣与某学院的一个女实验员郑月华邂逅相遇，为其美貌活泼而动心；恰在这时，三年前与赵欣已确立了恋爱关系的女工刘秀敏，要离开上海而去皖南，赵欣企图因此中断与刘秀敏的恋爱关系。后来，出于正直的道德感，赵欣反躬自问，终于猛醒，割断与郑月华的缠绵情丝，而对忠厚善良的女工刘秀敏之爱，得以净化而健康发展，地久天长。

作品刻画人物心理细腻生动，语言富有哲理性，真实地反映了当代青年工人的理想、道德，对读者有教育意义。

目 录

- 一 邂逅之友..... (1)
- 二 旧事重提..... (12)
- 三 不期而遇..... (27)
- 四 节外生枝..... (41)
- 五 藕断丝连..... (53)
- 六 情思缠绵..... (61)
- 七 无事生非..... (69)
- 八 心旌飘摇..... (83)
- 九 左右为难..... (96)
- 十 吐露真情..... (109)
- 十一 潜移默化..... (119)
- 十二 急转直下..... (128)
- 十三 直抒胸臆..... (141)
- 十四 问心有愧..... (153)
- 十五 忍痛割爱..... (166)
- 十六 余音袅袅..... (179)

一 邂逅之友

这所学院座落在和繁华的市区隔江相对的浦东。在学院的大礼堂对面，矗立着一幢高大灰白色的、看上去相当有气派的七层楼房。在楼房和礼堂这两大建筑物中间，有一块不大的、正当中孤零零地立着一根旗杆的水泥场地。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是一九七八年三月末的一天。气候温暖宜人，碧蓝的、高远无极的天空，万里无云，象是用水冲洗过了一般明净。柔和的春风，徐徐地吹拂着场地边那几棵高大的柳树，使那些绿油油的柳条，轻松地频频摇摆着它们纤细柔软的腰肢。

上午九点多钟，一辆巨大的、桔黄色的五吨叉式铲车，突、突、突地一路轰鸣着，颠簸着驶到这块场地上来。这笨重的家伙，在场地边略微减慢了速度，随后便连颠带跳地在这空荡荡的场地上一圈接着一圈地兜起圈子来了。

驾驶着这庞然大物的，是个没戴工作帽、却穿着件沾满油污的黑棉工作服的年轻人。他叫赵欣。

赵欣今年二十四岁。在他那白净、微胖、带着一种诚恳善良的脸庞上，明亮而生动地闪烁着一对大眼睛；不过，他那稍嫌厚了些的嘴唇和那线条不甚分明的鼻子，似乎使他缺乏男子汉所应具有果敢刚毅的气度，但当他偶尔露齿微笑

时，那红润的双颊会显现出一对讨人喜欢的酒窝，因此，单就外貌而言，在小伙子们中间，他也许算不上英俊漂亮，然而却相当可爱。

此刻，在赵欣熟练地驾驶下，铲车沉闷地咆哮着，一会儿转到东、一会儿转到西。他脸上那愉快神情，表明他很满意自己的驾车技术，虽说正式的铲车司机并不是他，而是那位有着一对和善小眼睛的王师傅。

他很清楚，眼下厂里还没开工，规章制度不健全，但再过几星期，机器安装完毕，各项工作走上正轨，他就不可能这样随心所欲地驾着铲车东颠西跑了。正因为如此，他现在要玩个够。他只消在卡车回来之前，把铲车开回临近校门的那个堆放机件的瓦砾场就是了。而那辆运送机件的卡车，半小时内绝对回不来，因为在厂里负责卸货的是群懒散疲沓、惯于出工不出力的小青年，所以，这会他尽可以放心地进行这种徒耗汽油的消遣。

这时，他朝四周环顾了一眼，想知道是否有人在注意正威风凛凛驾驶着铲车的他。结果使他失望，四下里什么也没有。但是，当铲车又绕着旗杆兜了两大圈时，他却蓦然瞥见，不远处，在那幢大楼的二楼露天楼梯上，有位穿着蓝工作服的姑娘，正在朝他这儿张望。

当他驾着铲车绕场又驶了大半圈，再一次驶向大楼近旁时，他注意到，姑娘从楼上下来了。

为年轻人那种不可名状和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所驱使，赵欣不由地减低了行速，想使自己能在铲车驶过底楼台阶前时看上她一眼。

他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当铲车快驶近台阶跟前时，姑娘

也恰好下到了底楼的台阶上。于是，他仿佛漫不经意似地向她投了一瞥。然而，却使他暗暗吃惊了。他的目光犹如被磁石吸引住了一般——站在台阶上的竟是一位相当动人的姑娘。

她年约二十二三岁。身材颀长，体态窈窕，丰满的胸部明显地隆起；那十分合体的工作服敞开的领口，露出一片鲜红色的毛衣高领，在这种颜色衬托下，她那白皙柔嫩的脸庞更显得妩媚端丽，在她光洁的前额上，飘拂着几绺微微泛黄的卷发，长长的发辫，则在脑后盘成了一团。在她的整张脸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细而弯的眉毛下闪亮着的那对稍有点细长的、漆黑的、仿佛盈溢着水波的眼睛。虽说她的嘴略显得大了点，但这缺点并不能破坏她的整个容貌在别人心中所唤起的那种恬适的美感。因此，赵欣的目光在她身上和脸上仅仅停留了几秒钟，就感到自己已被深深地打动了。一时间，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那种愿望要把眼睛移开。然而，也就在这时，他却意外地听到她一声清脆而严厉的喝问：

“喂，你是哪里来的，在这里乱开车！”

他倏地一惊，忙将铲车刹住，转过脸来，惶惑地望着她。这时，他才注意到，她脸上分明带着愠怒的神情，而刚才却可笑地误以为她是在欣赏自己开车的本领。

“怎么，这儿不许开车？”稍顷，他疑惑地、几乎是怯生生地反问道。

“你一开车，我们上面就没法工作，你知道吗？”姑娘见这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那么容易被唬住，心中暗觉好笑；同时她也为自己过分严厉的态度觉得过意不去，因此口气不由得缓和下来。

“没法工作？”赵欣一旦知道是这样，他的口气稍稍变得

强硬了些，“笑话，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没法工作？”

可是，她不仅不因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而感到不悦，反而还显示出一种宽容神情。她平心静气地说道：“那现在你总该知道了吧？”

“你告诉我，我当然知道了。”她的友好态度使得赵欣的语气也不得不软了下来。

“你好象不是我们学院的吧？”她上下打量着他，忽然这样问。

“我是你们隔壁新搬来的设备厂的。”赵欣迟疑了一下，答道。在她的注视下，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了。

“哦，是这样！”她觉察到他的神态有些异样，将视线移到了别处。但很快又回到了他身上，“那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们厂有些机件寄放在你们校园里，我们是来搬机件的。”在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的凝视下说话，对赵欣来说，并非是件轻松的事。但他毕竟还是抑制住了内心的激动和慌乱，镇定地回答着她的提问。

“哦，这么说，你是搬运工啰？”她随口便下结论道。

“不是，我只是临时帮忙的——我的工作检修工。”

“检修工是干什么的？”她饶有兴趣地问道，并不掩饰她对工厂里情况的无知。

“这要看是哪个行业。我这种检修工主要是维修发电机的。”赵欣的紧张心情此时已被打消，语气和神态比刚才自然些了。但是，也不难看出，她并不特别认真地听取他的回答，她问这问那，无非是想同他建立一种肤浅的友谊，从而使他服从她的意愿，及早离开此地。他意识到这点，有些伤

心，但他仍然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她，他希望，临走时对他所作的这种注目，能在她心里留下某种印象。

她觉察到了他那似含深意的目光，不由得有些发窘。“哦，你是维修发电机的。”她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下意识地垂下了双眼，略显侷促地望着地面。

赵欣发现她在回避他的注视，心底的自尊蓦地复苏了。他转过脸去，开始启动铲车；而后，又回过脸来对她说：“既然车子对你们有影响，我现在就开走！”

他说完这话，只见她蓦地抬起她那水灵灵的眼睛，深深地望了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地转过身去，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楼去了。

铲车开始向前行驶。赵欣双手握着方向盘，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是的，当她临走前向他投来一瞥时，仿佛有一种异常明亮的东西在她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感到胸中有一种朦胧的、微妙感情被触动了。他这样想着，忽然产生了一种要想再看看她的热望，于是不假思索地立刻回过头去，他看到她那苗条颀长的背影，看到她那可爱的盘成一团的发辫。但也就在这时，已快走到二楼的她，忽然也回过头来瞅他。于是，相隔甚远的两个人的目光倏地碰在了一起。但她立刻就羞赧地先自回过头去，踏上了二楼，走到玻璃门前，推开门，一闪身便进去了。在她的身后，门来回地晃了几晃，门上的玻璃在阳光照射下嘲弄似地忽闪着，随后便一动不动了。

赵欣依依不舍地回过头来，目光重又投向了前方。但这意外的发现，却使他心里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所充溢了。想想看，她竟会回头来看他，真是太妙了！

铲车沿着学院那条幽静的、绿树环绕的马路颠簸着向前

行驶，赵欣心不在焉地把着方向盘，兀自沉浸在愉快的遐想之中。他感到，刚才那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似乎在向他表明，姑娘已对他产生了某种好感，先前对她所作的那种意味深长的注视，已在她心里唤起了感情的共鸣，而这种共鸣，往往是爱情的先声……

这时，铲车已驶到了工作地点。他在路边停住车、跳了下来，朝那群正围坐在一起边抽烟边聊天的师傅们走去。

这一天，他再没把铲车开到大楼那儿去。他惟恐会给她撞见，弄得她不愉快，从而使他上午留给她的这点美好印象遭到破坏。

打这以后的几天，赵欣都在厂里安装运回来的设备，没有去过那个学院。因此，这起初给他带来的新鲜而饶有诗意的印象，就变得淡薄了。说起来，原因也很简单；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他爱他的女朋友，她也很爱他——因此他很难再去对另一个姑娘抱什么幻想。此外，他也清楚：这种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的邂逅，往往是没有希望获得进展的。试想，此时此地，她会对他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发生好感；那么彼时彼地，她也完全有可能对另一个比他更富于男性魅力的年轻人产生浓厚的兴趣。而生活中这样的年轻人是很多的，他自己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话虽如此，他还是得承认，这位姑娘的外貌对他的确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在他所熟悉的姑娘当中，漂亮的不是没有，但象她这样迅速而强烈地使他动心的，却似乎还不曾有过。他平素并不特别留意女性的美，而这位姑娘事实上也并不十分美，但就是她的这种并非完美无缺的容貌，

却对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魅力。这的确是难以解释的！

星期六早晨，赵欣和临时搬运组的几个师傅，又来到了学院。当他们乘着卡车驶到校园里时，赵欣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位姑娘。当他回想起他和她初次邂逅的种种情景时，一种隐隐约约的甜丝丝的喜悦涌上心头。哦，她果真对他怀有某种好感？也许，她那天的回眸顾盼纯属偶然？看来，他有必要前去证实这一点，此外他也想再度领略她那曾使他一见倾心的容貌。他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他相信自己除此而外并无其他目的。

上午干活的时候，他脑海里始终都萦绕着这个念头。他很清楚，他要想见到她的办法只有一个：开着铲车去那儿，用轰鸣的发动机声将她引出来。诚然，这样做也许有点荒唐，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无计可施了。他估计，如果她出来的话，大概还不至于因此而对他表示一种使他感到难堪的态度。

当满载木箱的卡车开走，师傅们都坐在石堆上休息时，他独自钻进了铲车的驾驶室，启动了铲车。铲车慢慢地行驶，速度逐渐加快。铲车隆隆地滚过水泥路面，朝礼堂那儿驶去。

一分钟以后，横穿过几乎大半个校园的铲车，已在礼堂前的那块空旷无人的水泥场地上颠簸不已地奔驰起来。

赵欣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不时地瞅一眼二楼上那扇门。这时节气候还不曾转热，但他的手心和额角却微微沁出汗珠。这是心绪激动的缘故。他意识到应该冷静些，否则她一出现，他势必就会失去常态，从而使姑娘对他来这儿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铲车在场地上兜了大约十来圈的时候，二楼那扇门终于打开了。他清楚地看见，从里面出来的正是她。顿时，他的心怦怦地狂跳了起来，他感到激动得难以自持了。但他所驾驶的铲车，却依然保持着原速，在空荡荡的场地上肆无忌惮地奔驰着。

姑娘显然也认出，在场地上驾着铲车乱开的，正是曾来过此地的那位小伙子。因此，她踌躇不决似地在门边稍立了片刻，才走下楼来。

当铲车又一次驶近台阶前时，已站在台阶上的她，象是最后一刻才下决心干涉他似地朝前跨了两步，扬起她那清脆的嗓门，厉声喝问道：“喂，你怎么又来了？！”

坐在驾驶室里的赵欣，立刻刹住车，转过脸来，双眼闪闪发光地注视着她，过一会，才讷讷道：“哦，我……没怎么的，我来这儿……开车玩玩！”

她立刻注意到了他那炽热的目光和他那不自然的神态。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红晕浮上了她的双颊。她有些发窘地向四周很快地环顾了一下，转过脸来望着他，以一种缓和的语气说道：“我不是关照过你，让你别来，你为什么还要来？”

“不为什么！”踟蹰了一下，他支吾道，“活干完了……大家都在休息，我闲着没事，就开车来这里……嗯，遛遛……”

“为啥一定要来这里遛，别的地方不行？”她红着脸这样问，目光闪烁地望着他。

“我觉得这里就挺好！”他觉出她的问话言外有意，心里微微地一动。

“你觉得好，我们可就不好了！”她半正经半开玩笑地接嘴道。稍停，她又解释说，“你车子一开，我们的仪器就受到干扰，实验也进行不下去……学生们意见很大，抱怨我们实验员，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哦，原来是这样！”至此，赵欣方才明白，他无意中已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这使他感到愧疚，“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你上次并没说清呀？”

她不再回答什么，只是默然地注视着他。

“好吧，既然如此，我向你表示道歉！”说着，他便打算开动铲车，但马上他又扭过头来，补充道，“我们厂放在这里的机器都搬完了。”稍后，象是怕她不能领会这话的双关意味，又特意加添了一句，“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她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若有所思地轻声嘟哝了句什么，而后很快地折转身去，走到底楼那扇门的跟前，伸手推开门……但也就在她要举步跨进门去的当口，却又回过头来，迅速地瞥了他一眼，一丝善意的、略带嘲讽的微笑在她的脸上一掠而过，随后便进门去了。那扇装有弹簧的门，立刻便紧紧关上了。

他转过脸来，呆呆地望着前头的水泥路面。好一会，他那紧踩着离合器的脚才慢慢地松开，车轮仿佛不太情愿似地向前滚动起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他茫然地想着，一缕淡淡的、若有所思的愁绪渐渐地占据了他的胸间。

他坐在铲车的驾驶室里，双手懒洋洋地搭在方向盘上，身体随着颠跳的车身不住地摇晃着。是的，使他的情绪产生这种莫名其妙波动的，究竟是什么？他们前后只不过交谈了几

句，但这短暂的接触，却使他情难自禁、心旌飘摇。说到底，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着迷、留恋和怀想不已？是那种外在的姿容的美，还是那种让人无从捉摸的、时而大方时而羞赧的神态和举止，抑或是她银铃般悦耳的嗓音？……看来，各种因素或多或少都是有一点的，而正是这些因素的汇合，构成了她那种迷人的风韵和青春的魅惑力。只是，现在，整个这件事已经结束，他应该明智地中止与此有关的任何非非之想。他应该善自尊重，收敛情思——一句话，他应该忘掉她！

然而，这一天，无论是中午在厂里吃饭，还是饭后在更衣室休息，或是下午在厂里干活，他脑子里都不时地想到这件事，总也无法排斥内心的那点甜蜜而又惆怅的感觉。无须他认真地去回想，她那迷人的面影便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而与她有关系的种种撩人的遐想，也总是紧伴相随、遣之不去。

快下班时，工会组长给他两张当天晚上的电影票。他拿到票子去给在总厂的女友小刘打电话时，思绪和注意力才渐渐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小刘的身上。

当他在热汽弥漫的浴室里用饱蘸着肥皂水的海绵擦抹着结实的身体时，他开始去想今晚上的这次会面了。的确，自从他从总厂来这儿以后，一连几个星期，他和小刘的会面都只能保持每周两次。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小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稳固的，他对她的感情——正如她对他的感情——也是相当深厚的。现在，他已开始为自己几天来的胡思乱想感到内疚了。直到他洗完澡，在更衣室里穿衣服时，那种隐约的负疚之感才渐渐消失。

他从容地扣着上衣的纽扣、哼着一首流行的日本电影插曲。当他的目光落到了墙上挂着的日历上……蓦地，他想起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是的，三年前的今天，他第一次向小刘发出爱情的信号：邀请她去看电影……是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一晃他和她的关系已发展了三年！想到这儿，内心无限感慨。在回家的路上，他从容地蹬着自行车，愉快地回想起他和小刘初恋时的种种情景来了……